

获2003年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著

戴毓芬 译

冷皮

La Pell Freda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我被她的体温吓了一跳，
那让我想到已然被生命抛弃的冰冷尸体。

获2003年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

冷 皮

La Pell Freda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 著

Albert Sánchez Piñol

戴毓芬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皮 / (西) 皮尼奥尔著; 戴毓芬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447-0870-8

I. 冷… II. ①皮… ②戴…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39150号

La Pell Freda by Albert Sánchez Piñol

Copyright © 2002 by Albert Sánchez Piño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210 号

书 名 冷皮
作 者 [西班牙] 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Albert Sánchez Piñol)
译 者 戴毓芬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原文出版 Edicions La Campana, 200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 页 2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870-8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

我们从未完全远离我们所恨；因此，我们也永远不能真正接近我们所爱。我踏上船的那一刹那，即认清这个残酷的道理。然而，有些事实值得我们悉心留意，有些却最好听其自然。

黎明时分，小岛首次映入我的眼帘。三十三天以前，海豚就放弃了尾随我们的航行；十九天前，我们的吐息开始变成一团团白色的雾气。苏格兰水手戴上长至手肘的手套来御寒。他们身上的厚重皮衣让人联想到海象浑圆的躯体。高纬度的严寒气候，对塞内加尔水手而言是项酷刑。征得船长的同意后，他们拿炸马铃薯剩下的油作为保护肌肤的油脂，涂抹在脸颊和额头上。油脂融解后，会渗透到眼睛里。双眼刺痛起来，不断流泪，他们却毫无怨言。

“你的小岛到了。往那儿看，就在海平面的尽头。”船长对我说。

我看不到那座小岛。放眼所及依然都是冰冷的海水，视野内尽是远方环绕的云朵。尽管我们非常靠近南极圈，却未见冰山出现，航行也从未因冰山带来的危险而受困。没有冰山，也没有天然壮观的漂浮冰原的踪影。我们饱受南极恶劣气候之苦，却没有

欣赏到壮丽的冰川景致。我的目的地是一个我绝不想跨越的冰冷疆界。船长把望远镜递给我。“现在呢？看到小岛了吗？”是啊，我看到了。灰色的海洋和天空挤压下的一块陆地，四周缠绕着浪花拍打形成的白色项链。仅此而已。之后，我得再等上一个小时。随着我们逐渐接近小岛，它的形状才能被肉眼看清。

那儿将是我未来的栖身之处：一座从一端到另一端不到一公里半的小岛，外形有如英文字母L。岛屿的北边是花岗岩高地，有一座灯塔建造于此，灯塔仿佛钟楼般高耸，看起来更显巨大。然而，并非灯塔本身壮观，而是面积狭小的岛屿赋予了灯塔巨石般的形象。岛屿的南端，在L形的脚后跟上有一小块凸出的部分，是被派遣至此的气象员的居所，也就是我将停留居住的家。岛屿南北两栋建筑物由布满植物的一片狭窄谷地连接。树木繁密得有如牲畜群般彼此紧紧依偎，仿佛要在别人身上寻找庇护。苔藓附着在树干上，将树木重重包裹。它们长得远比花园里的灌木丛还要浓密，高可及膝，形成罕有的景观，并把树干涂抹得有如患了麻风病，呈现出蓝色、紫色和黑色。

岛屿外围遍布着珊瑚礁，导致船只只能停泊在唯一的海滩外三百米处；海滩则延伸至房子那里。因此，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行李和自己的躯体一同拖到一艘小艇上。船长陪同我登陆，或许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善意，因为并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在这趟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有时会产生于两代人之间的默契。他来自德国汉堡的港口区，后来入籍为丹麦公民。如果想形容他，就得提他的那双眼睛。当他看着一个人的时候，仿佛天地间只有这个人存在。他以昆虫学家的标准衡量世人，以专家的姿态评断事态。有些人甚至误认为他很严厉。但我

以为，他的目光是隐藏在灵魂中的宽容意念的表现方式。他从未对旁人以言语表达关爱，而总是以实际行动传递。他受托以严厉却文雅的方式来对待我。若能为我做些什么，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话说回来，我究竟是谁？是一个心态年轻、思维尚未成熟的人，正前往一座毫不起眼的小岛，而岛上吹着南极的风。未来十二个月，我将住在那儿，面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寂，远离所有文明，从事一项毫无意义的枯燥工作：记录风的速度、方向及频率。这是国际航海协会的规定，当然，薪资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人会为了钱而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工作。

我、船长和八位水手改搭四艘小艇到了海滩。他们得花好一会儿的时间替我搬运整年的粮食；此外，还有箱子和我个人携带的物品和大量的书籍。我想我会有许多空闲时间，可以让阅读填满思绪，弥补这几年无暇开卷的遗憾。

船长察觉到搬运需要一些时间，便对我说，我们走吧。于是，我和他先行离去。

有一条小径从海滩往上升起，直达小屋。先前的房客曾在小径上搭起栏杆。栏杆本是粗糙的木材，经过海水的洗涤后变得光滑。它们以最简易基本的方式凿桩于海滩上，明显是理性思考下的成果。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细节竟让我首度想到被我取代职务的人。这是一个具体的生命，此刻我可以看到他在世界上的某种作为，不管这作为是否出于偶然。

我想着他的事，高声说道：“真奇怪，驻派此地的气象员竟然没有出来迎接我们。换班的人抵达，他应该很高兴。”

与船长相处时，我经常一说完话就咬起舌头：因为不久前，他的看法与我不同。船长思考的速度比我快。小屋就伫立在

我们面前，有板岩瓦片搭成的圆锥形屋顶和红砖砌成的墙壁。这栋建筑一点也不优雅，比例也不和谐。若在阿尔卑斯山上，就可能是间避难小屋，或者也可能是森林里的小寺院，或是海关的小房舍。

船长毫无反应，静穆地沉寂了一分钟。他感受到一股危险气息，开始以目光检视，他是为了我才如此谨慎。清晨的风吹动种植于房子角落，看起来像是加拿大橡树的树木。空气并不严寒，却让人感觉不舒服。眼前的景色诡异，荒芜仿佛渗透了一切，却又难以捉摸。问题不在于这里有什么，而是这里缺少了什么。驻派在此的气象员到底在哪儿？在工作站处理工作吗？还是刚好在岛上散步呢？不祥的征兆渐渐浮起。屋子的窗户极小，却镶着厚重的长方形玻璃，玻璃窗上还有一层裂开的木板门。

我不喜欢这种状况。你可以在外墙附近看出废弃花园的痕迹，半埋在土中的石头围成它的边界。大部分的植物都被压坏了，仿佛被一群大象踩踏过。

船长做出充满他个人特色的姿势：微扬起下巴，好像蓝色外套的衣领让他微感窒息。他推开门，门敞开的声音仿佛带着亵渎法老坟墓的咒语。假使门会说话，那这咯吱声就好像在说：“请进！但若你们想进来，责任不在于我。”而我们登门而入。

眼前的景象让人联想到非洲探险的某段故事，仿佛一列热带蚂蚁雄兵横扫过这里。蚂蚁吞噬了生命，却不稀罕任何物品。基本的陈设并未受到损害，而是感觉被遗弃了。整间屋子呈密闭状态，床仍在原处，壁炉和一大堆的木材也是如此。桌子倾倒，水银气压计完好如初，厨房的器具却消失无踪。不知为何，这项发现让我觉得极度的神秘。我看不到前任工作同仁的任何私人用

具或是任何工作仪器。屋内散乱的模样看似某种奇怪的疯狂行径而非天灾所致。尽管看起来灰暗悲哀，但大体说来，这屋子仍可供人居住。浪涛的低语清晰地传来。

“我们要把风向先生的东西放在哪儿？”一个刚进来，名字叫索的塞内加尔水手发问。船员们已经将行李从海滩搬过来了。

“这里！这里！往里面放，随便放。”我大声而坚定地回答，以掩饰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所引起的惊愕。

眼前的景象让船长苦恼不悦，他对船员说：“索，请那些人把乱七八糟的屋子整理一下。”

当船员们忙着搬置箱子，整理一切的时候，船长提议我去灯塔看看。有人跟他说过，灯塔也有人居住。他不记得灯塔是隶属于荷兰、法国，还是哪一国了，总之，这座灯塔属于某国。负责管理灯塔的人是气象员的邻居；他们之间互有往来是合乎情理的。与其说是一种期待，更应说是一种推论。我们可以借此得知前任气象员的下落，而不是只知道这屋子的状况。不管如何，前往灯塔是适当的决定。

至今我仍记得，前往灯塔路途中，我内心忐忑不安。我想，之所以感觉不安，绝大部分是因为当时我的心境，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岛上的树林与一般常见的大不相同。一条人走出来的小径，直接将我们引至灯塔处。小径不时因苔藓伪装下的充斥着烂泥或黑色汁液的洼洞而分岔。树林后方是一片海洋，以极轻柔的节奏厮磨着我们的耳膜。

然而，糟糕的正是这一片静寂。确切地说，我们周遭完全没有声响。这里没有自然森林所散发的旋律，也没有鸟儿和大声歌咏的昆虫。树木数量颇多，涵盖的面积相当可观，树干因风吹袭

而弯曲。先前从船上向小岛望时，我还觉得这是一片浓密的树林。距离经常会蒙骗我们对人类或植物密度的观感，但是，这一次却没有。树木彼此亲密地紧挨着，因此你时常无法明确判断两棵 tree 是出自同系，还是各自拥有独立的树根。小径被几股微弱的溪流中断。小溪好像是山上融雪后流下来的水所形成的，尚不至聚集成河，只要大步纵身跃过，就可避免踏到水。

突然间，灯塔的顶端清晰地从最上方的树梢露出了。这时，小径也在树林尽头结束，我们看到了灯塔坐落的光秃花岗石基座。海洋环绕着灯塔的三面，在风浪高涨的日子，海浪势必猛力击打基座的岩壁。但是不论当初谁是设计灯塔的建筑师，他必定很认真地执行了这项工程。一层结实的表面包住基座的岩壁四周，用来抗拒海浪的冲击。灯塔上协调分布着五座中古风格的阁楼抢眼；有一个狭窄的露台，露台的栏杆已经生锈，还有一个圆锥形屋顶。

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露台额外增建的部分居然有交错的棍棒及木桩，而且还磨得十分尖锐，此外竟然还有维修建筑的鹰架。但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来思索这一切。

“喂！喂！喂！”船长大声喊叫，并敲着铁制的大门。无人应答。但是船长的动作已让我们察觉，大门并未上锁。

那是一道坚固的门，铁的厚度约为一个手掌的宽度，上面打着许多铅制铆钉，好让门更稳固。门的重量和体积是如此厚重坚实，我们必须合力才能将其推开。门敞开后，一道奇妙的光线映入眼帘。从外面照进灯塔的光线，营造出一种大教堂的气氛。墙壁上仍残留着一层石灰，恍若一片纯白色彩涂抹于凹陷的墙壁上。最后是楼梯，以螺旋状紧贴着岩壁往上攀升。就我们所见，楼

下被当成一般的储藏室，有为数可观的用具和储粮。

船长咕哝着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懂。他非常镇定地开始往上爬，走上九十六级阶梯，通到铺有木质地板的楼上。推开方形的地板活门，我们走了进去。事实上，楼上是一个起居室，非常整齐温暖。一道肘形的暖炉管盘踞在近圆形房间的中央，墙壁上的门则打破了球形体的模样，或许门后是厨房吧。一道小楼梯又往上通到另一层楼，或许是灯塔机房。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貌似合理：看似无条理却又自有规则，建筑内的秩序也依此风格建立。

物品以古怪的方式放在地板上，并倚墙排放。通常会被放在桌上或架上的东西，现在都摆在地上。每个盒子无论有无盖子，上面都放着重物。例如：有一个鞋盒放了鞋子，鞋子上面又放了一块石炭板。另一个例子，一个半米高的圆柱形油桶，里面装满了脏衣服，桶上又搁了一块木板，散放着几件衣服。不论是石炭板还是木板，都不是理想的盖子，尽管放了盖子，还是遮掩不了难闻的气味。放盖子的人，是为了盖住气味吗？说起来，屋主可能是害怕东西闻起来有禽类的味道，为了避免飘散浓重的气味，才会在储藏东西的器皿上面摆放坚固的重物好压制气味。

最后，是一张床，一件旧家具，床头由纤细的铁条制成。三条厚实的毯子里，蜷缩着一个男人。

无疑，我们把他从酣梦中惊醒了。我们走进来时，他的眼皮已睁开，但他却毫无反应，以鼯鼠般的尴尬目光看着我们。他将毯子直裹到鼻尖，看起来就像熊皮。房间干净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他却不是那么干净。他的模样就像是欠缺自卫能力，疲惫懒散，却又凶猛残暴。床底下有个尿壶，装满了冰冷的尿液。

“早安！海岸号志员！我们来替代你的邻居，担任气象员职务。”船长直截了当地说，举起手，指着屋子的方向问：“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船长的话让我想到，从卸货的海滩那里开始，我们已经走了一公里半的路，我觉得这段距离远超过从欧洲到这座岛屿的旅程。我想船长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

床上伸出一只长着黑毛的手，做了一个懒散的动作，做到一半却又停住了。

这个人无动于衷的态度激怒了船长：“你听不懂吗？你听不懂我说的语言吗？你说法文？荷兰文？”

那个人的目光死死地盯着船长看。甚至连遮住脸庞的毯子也不拉下。

“看在上帝的分上吧！”船长咆哮起来，紧握拳头。“我有一趟重要的生意要跑。我只是路过这里！国际航海协会请我偏离航道，把这个人送到这里，顺便带回前任气象员。你懂吗？但是那位气象员不见人影，他不在这里。你可以告诉我们到哪儿找得到他吗？”

灯塔员轮流望着我和船长，仅此而已。

船长气得火冒三丈，满脸涨红，仍坚持说：“我是船长，如果你拒绝提供信息来保护资产和人员，我绝对有权利把你送去审判。我再说最后一次：被派来小岛的气象员在哪里？”

“很抱歉，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令人尴尬的沉寂。我们几乎要放弃与这个人沟通了。但突然间，一口凝重的奥地利腔又让我们吃了一惊。

船长改变了口吻，变得较为平静：“好，这样好一点了。为什

么你无法回答我呢？你和气象员是否有来往？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这个人再度囚禁于沉默中。

“站起来！”船长激动地命令他。

那个人慢慢地遵从命令。他掀开毯子，露出脚。他有一副高大魁梧的身躯，仿佛一棵连根拔起的树还在学习如何移动，只呆坐在床上，盯着地板看。他不着片缕，根本不介意与我们裸裎相见。然而，船长却将视线从他裸露的躯体上移开。船长难为情，但灯塔员却不以为意。他的胸口覆盖着一层有如地毯般浓密的毛发，像野生植物般往双肩蔓延，肚脐下方的寒毛密度就像热带丛林。我看见他松弛却巨大的阳具，且为了他的寒毛几乎延伸到包皮而吃惊。

我问自己：“你的眼睛停在那儿做什么？”于是我将眼神转移到交谈对象的脸上，他的络腮胡带着古典风格，却欠缺整理。他属于从眉毛上端几厘米处就长着浓密头发的类型，毫无秃头之虞。他坐在床垫上，双手托在膝盖上。他的双眼和鼻子集中在脸庞中央，衬托出蒙古人般的颧骨。

我想他对我们质询他的问题丝毫不以为意。我不知道他这样的态度是因为自制还是在梦游？但我观察到，他的表情的确透露出内心的紧张：他像只蝙蝠一样张嘴闭嘴，而这也让我看到他不整齐的牙齿。

船长弯腰，将脸贴到离他耳朵几厘米处：“你疯了吗？你明白你的职责吗？你正在阻挠国际条款的履行！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人看了船长一眼，问：

“谁？”

“你啊！我正在跟你说话！你登记的姓名是什么？”

“巴蒂斯。巴蒂斯·卡福。”

船长逐字问话：“最后说一次，海岸号志技术员卡福先生，我命令你回答我：气象观测员在哪儿？”

那个人连看船长一眼都不看，迟疑一会儿后，他说话了：

“我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你疯了！彻彻底底疯了！”船长放弃询问，像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般来回走动，并开始无视那个人的存在，以警察办案的神情检查四周。

当船长进入隔壁的房间时，我在床头附近看见一本书。书在地板上，书皮上有颗石头压着。我瞥了一眼。为了找话题，我说：“我也读过弗雷泽博士^①的作品，不过我对他没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金枝》究竟是提出了独创的见解，还是极度乏善可陈？”

“书不是我的，我没看。”

真是奇怪的逻辑！他说这话就像拥有书与读书这两件事之间有某种关联。总之，对话就此打住。我也没有成功挑起他继续交谈的欲望。他连改变一下姿势也没有，一副低落的样子。

“让他待在那里吧！”船长打断我的思绪，他在那个人身上感受不到一丝响应的意愿。“这个人甚至连职务的章程条款都没看。真让我受不了。”

我们只好返回气象员居所。走到半途，我们仍身处树林中，

^① 弗雷泽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古典学者和比较宗教学先驱。代表作为《金枝》，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古老习俗及相关信仰、观念的科学巨著。该书搜集了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被称为人类学的百科全书。

船长拉着我的袖子，让我停下脚步。

“离这里最近的是布韦岛^①，属于挪威辖区，位于小岛西南方六百海里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你确定要留下来？我不喜欢这里。这座岛充其量是块岩石，处于最不受世俗污染的海洋中央，和巴塔哥尼亚地区^②在同一纬度。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仲裁机构指出，这个地方不具备基本的生活条件。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因此指责你。”

我应该离开吗？一切都显示我应该离开。我想是这个问题的荒谬替我做了决定。我可不要在航行跨越半个地球后，一抵达目的地就回头返家。

“气象员的屋子状况良好，我也有足够吃上一年的粮食，没有什么能阻挠我完成工作。此外，我的前任同事说不定是碰上了某个愚蠢且致命的意外。或许是自杀，谁知道呢？但我不认为巴蒂斯应该为气象员的失踪负责。他威胁的对象不过是自己罢了。孤单搅乱了他的心志，他绝对是害怕人们把我前任的失踪归咎于他，如此也可解释他的行为。”

我对自己说的这些话感到惊讶，听起来竟如此合乎情理。我试着忽略不祥的预感。

船长以眼镜蛇般的目光看着我，身体随着重心在左右脚转移而轻微晃动，双手则放在外套后方。

我坚持他不必担心。

船长确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是因为绝望才来到这儿的。”

① 布韦岛(Bouvet)，南大西洋上的小岛，距离南极洲约一千六百公里。

② 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位于阿根廷和智利南部，南纬三十七度到南纬五十一度之间。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天知道呢。”

他回应道：“一定是这样的，你因为绝望才来这里。”他张开双臂，模样就像魔术师证明自己没有作弊，也像是球员放弃比赛或受到挫折的医师的神态。他的表情透露出以下信息：我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我能做的仅此而已。

海滩的搬运工作完成，八位水手期盼听到返回船上的命令。不知为什么，他们仿佛都患了传染性的紧张症状。塞内加尔船员索朝我的背拍了一下，为我打气。他是一个秃顶的黑人，却有一把灰白的络腮胡子。他对我眨眼说：“不要理那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刚刚上船工作的水手，来自苏格兰高地，任何一棵墨西哥犹卡坦半岛的仙人掌都比他们懂得海洋的神秘与传说。他们甚至不是白种人，而是红种人。正如大家知道的，苏格兰人都很迷信，听信酒馆里的谣言。好好吃饭，努力工作；保持照镜子的习惯，以便记住自己的长相；对自己说话，以免失去使用语言的习惯；还得让大脑忙于思考简单的事物。你仔细想想，我们一生中一年的时光，和慈祥上帝的耐心相比，有什么价值？”

他们上了小艇，划桨离开，船员们带着既怜悯又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像是一群第一次看到鸵鸟的小孩般凝视着我，或像是一群平和的居民面对着刚从战场归来的伤员。

船以单桅帆船的行驶速度缓慢地远离，我目不转睛注视着，直到船成为海平面上的一个小黑点。在那个渐渐消失的小黑点上面，负载着我难以承受的莫名失落感，感觉就像有一圈铁环压缩着我的颅骨。我不知道这是源于对世俗的眷恋，担心被困在岛上的恐慌，抑或只是单纯的恐惧。

我在海滩上停留了好一会儿。海湾呈半月形，左右尖端都是

火山岩，边缘锐利，还布有筛子般的孔洞；与体积相较之下，石头的重量显得轻盈。海滩的沙质与香灰相似，是压缩状的灰质。石头上的圆形小洞成为甲壳动物躲藏之处。暗礁使海浪冲到岸边时已经平缓死沉许多，一层绵细的白色浪花划分了大海与陆地的边界。回头浪将海滩上数十根树干冲涤得十分光泽圆润。还有被打落的老树根，浪涛如艺术家般严谨地工作，把老树根的外表雕刻出令人赞叹的奇特的扭曲之美。

天空蒙上一层肮脏的银色，并带着惨淡的悲伤；又像是披上一身生锈的盔甲，更显得灰暗。太阳不过像是一颗挂在半空中的柳橙，看起来很渺小，被盘旋不散的云朵遮蔽，沉重地透出光芒。由于此地纬度之故，太阳永远无法到达天际。我的描述不足为信，这只是我的所见。但是，一个人所看见的景观，往往会将内心隐藏的世界映照出来。

2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为了未来与过去谈判。一人独自坐在孤立的岩石上，为了在尚未来临的将来与路上晦暗未知的状况之间达成妥协，也或许是和丰功伟业的往事、挫败落寞的过往奋力周旋。从这方面来看，我相信时间的累积、个人的省思和空间的距离会造就奇迹。正因如此，我来到了这座小岛。

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一个如此虚幻的上午，我决定以入世修士的心态来拆卸行李，并将物品逐一分类整理。仔细想想，我在岛上所过的日子，无疑与隐士岁月一样。我大部分的书都可以安放在前任同事留下的书架上。完全没有可猜测他行踪的线索。之后我放好面粉袋、罐头食品、腌制肉类、应付急性疼痛的胶囊、用来对抗坏血症的上千颗维他命C、尚未拆封的测量说明书、温度记录表、两个水银气压计、三个调节器，还有一应俱全的急救箱。我得提到这些科学用品，好向你描述我为何会在其中找到存放信件与申请函的22-E号皮箱。

利用我停留在此安全堪虑之地的机会，基辅大学的人请我协助一项生物实验。虽然我无法理解这座岛屿对于小型啮齿动物的繁衍来说为什么算是理想的地理位置。他们请我做的事是，